

# 卷一百二十

## 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德元年刊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明丘濬撰

卷一百二十三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 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上

易說卦乾為天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

胡一桂曰乾為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為馬在春

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無所不包不

可與諸卦例論

吳氏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

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為純陽健之最善者也

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脊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彊者也。駮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震為雷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顛。蔡淵曰陽動于下故為雷氣始亨故為馬為善鳴陽在下故又為馵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顛的白也而顛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為的顛是也坎為水其於馬也為美脊為馵心為下首為薄蹄為

馵。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顛下畫為馬足坎中畫陽故為美脊為馵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

又為薄蹄為馵

臣按易之為書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无所不有而於馬獨詳焉孔子為坤既以利牝馬之貞以取象而為大畜又取乾之象以稱馬蓋以天地間動物莫健如龍而馬次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就地用論之健而不息者皆莫如馬也故於大畜之馬則謂之食良者稟純陽之氣而有剛健之才者也其間坤之牝者雖曰具陰之質而其所以為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良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

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為乾之配也是以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取其一體至於馬則其質之良齒之老形之瘠色之異性之備無所不具以見馬之為物於畜類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可死而有天下國家者必畜之以為治具者也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臣按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為名而獨於夏官卿以馬名焉者蓋以見國之大事雖在於

我而戎之大用則在於馬所謂五官者皆主於文事而此一官獨用於武備武備之設所以平諸侯正天下無馬則無以駕車輅而以為禮無馬則無以整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冢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一至駮北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駮北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臣按今之中國即古之中國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山川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成周之世於天子畿內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萬匹諸侯國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馬四千匹大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百匹今而一郡之地視古者一國一邑之地視古者一家成周盛時不聞其乏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未聞其為害後世則不然豈今古土地生牧相遼絕哉雖然不特成周盛時為然也若夫古之衛地即今懷慶彰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魯地

即今兗州寧海高密等處之境衛乃有牝之駮者至於三千壯而小者不計焉魯乃有壯之純者至於十六色牝而駮者不與焉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又曰為政在人則是馬政之興舉實在乎人今無其人耳豈其地之牧畜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善也

雨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駕者也星見言夙駕說止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操也心塞實也淵深也駮牝三千

朱熹曰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

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駮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臣按蘇軾有言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露者之所能致也謝枋得亦言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彊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是知為國者固欲其富彊然而富彊之業實由乎人必得人以盡地力則富可致必得人以蕃畜產則彊可期然地生物雖各有所宜而無不生物之地惟畜產則地有宜有不宜焉是以古人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而設官以掌邦政者舍人而以馬名其官則富彊尤

在於茲也可知已是故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萬歲而用之哉二人者高談雖不足而猶忠實而近厚也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言田獵將用焉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臣按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

車駕

本朝每歲春秋遣太僕寺官祭馬神而於州縣  
皆立馬神廟本諸此

魯頌駟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駟駟腹幹肥壯馬在坰

林外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黑驪有皇黃白有驪純黑有

黃微赤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深廣無窮思馬斯臧善也其二

章曰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蒼白有駟

黃白有駟青以車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

才才力也其三章曰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

驪青驪驪曰驪今連錢驄有駟白馬有駟黑鬣有駟黑身以車

繹繹不絕貌思無斁厭也思馬斯作奮起也其四章曰駟駟

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陰白有駟雜毛有駟

豪在有魚似魚以車祛祛疆健也思無邪思馬斯

祖也

朱熹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

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

而騾牝三千亦此意也

呂大臨曰僖公脩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斃思無邪馬之所以減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駉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臣按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牝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牝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蓋馬有牝牡而形質有高下腹幹有肥瘠馬之牝者取其形質必高而大使所欲者皆駉驥之種馬之牡者取其腹幹必肥

而張使所駕者皆驃騎之良衛之馬詩人詠其牝之駉魯之馬詩人頌其牡之駉意者說于桑田者不分牝牡舉牝最高者以見其餘之皆然牧下垌野者特取其牡而牝不與焉各隨其毛色而分別之以見其成群如此也雖然牧馬者將以資軍馬之用固必以牡為貴然非其牝之良則亦不能以致其馬之彊而盛也衛詩之駉特言牝而不及牡豈無意哉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  
知其一曰戎馬供武事二曰田馬供田獵三曰駕馬供下材

冗事 皆有物賈材有美惡網惡馬馬不馴者以索

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者書其齒毛與其價

書其年齒毛色及價直馬死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

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內官見其死實死就以其皮肉

筋骨來償其外不償雖皮肉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

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若有馬訟

則聽之有爭馬之訟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

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

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

傷馬歟

臣按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質

之為言平也專以質平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

有高下氣力有彊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

故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

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

用下焉者以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

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槩取之也空

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槩取之則民不加芻秣

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

餘畜者則官以價直易之焉養之閑廐之中以

備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駑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責其賠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詐偽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民而收之於官然後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質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實得馬之用而軍民俱受

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賠償如故而西北之邊若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臣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物之不齊物之情大獲小獲同價孰肯為其大者臣竊謂天生之物與人為之物不同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焉官府既為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

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則可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若夫馬之倒死，不責之償，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貧窘，何由得錢？臣愚以為待其死而責其償，不若先其生而為之備。凡有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而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其馬實壯肥而齒未老，馴致瘦損而死者，則責其同伍者合力償之。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責之實狀，則免其人而惟責

償所受者與夫其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立為馬病及瘦損，豫告醫治之法，其馬實病而死，非由人致，醫證明白者，亦不償。

校人馬官掌王馬之政謂差擇乘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

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一師，四圉養馬

三乘為阜馬十匹，阜一趣馬下上，三阜為繫馬三十匹

繫一馭夫中士一人，六繫為廐馬二百匹，廐一僕夫上士一人

之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分左

右駕馬三良馬之數

六馬其五皆良惟駕馬一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

鄭玄曰校人者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吳澂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後王馬大備也

臣按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為比較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為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因謂主馬者為校人觀校人所掌者始於乘積

而為阜為繫為廐而成於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馬之屬註謂五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曰馬駕馬給官中之役臣竊以為不然謹考馬質量馬三物一曰戎馬即此戎馬也二曰田馬即此田馬也三曰駕馬即此駕馬也其所謂齊馬者以駕齊車者也齊車云者先儒以為王自整齊之車所謂道馬者以駕道車者也道車云者先儒以為王行道德之車意者馬之足力齊者則擇以為一類而謂之齊馬之範驅馳者則擇以為一類而

謂之道歟。且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六者之馬，皆謂之物。先儒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從，可為育種者為一類，可供戎事者為一類，毛足齊一者為一類，善於馳走者為一類，可供田獵者為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為一類。校人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為一類，而共有六類焉。况所掌者王馬之政，謂之政則非，但分類以駕車一事可知也。六馬之用以種馬為先後，世乘輿惟壯是用，漢人乘牝者為世所擯，况以駕天子之

輅乎。鄭氏解種馬謂馬之上善似母者。賈公彥謂馬亦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臣竊以謂古人質樸所謂種馬者，安知非謂牝哉。吳澂謂馬之至良可為種者，立葵亦謂馬之善育者，所謂為種善育，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爾。又何牝牡之拘哉。蓋馬之性，牡者多有不馴，而牝則多馴焉。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慮其或有奔踉而致傾軼耳。後世馬惟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者，未嘗用牝，而其所謂牡者，又徃徃去其勢而絕其生道，馬之所

以不蕃碩者坐此故也。蓋觀衛詩所謂駉牝三千言牝不言牡可見矣。臣請今日除戰馬外凡公私所乘之馬皆許以牝有牡者官以價售之以為內廐及官府戎伍邊方之用如此則習以成風人皆倣倣非惟官得其用而私亦得其利而國家馬政脩舉生息日多武備日盛而中原之民不受保馬之害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牡居四之一。

鄭玄曰北降殺之差也凡馬每廐一閑諸侯有齊

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

賈公彥曰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每馬各分為兩廐諸侯與大夫每馬直一廐不分左右。

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牝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



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脩者坐此故也。譬則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  
臣願

朝廷復古昔王馬之政特敕有司脩舉廢典凡馬之在官在民者皆必牝多於牡則芻豆不徒費而國馬日以蕃息矣。

春祭馬祖執

也。駒馬二歲也。駒曰駒。

具祭先牧

始養馬者。

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

善也。

僕冬祭馬步

神為馬災受害者。

獻馬

見成馬於王。

簡馭夫

馭車者。

鄭玄曰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執駒無令近母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恐傷之也先牧謂始養馬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故驟之馬社始乘馬者城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

臣按周人於馬不惟養於人而又禱之於神蓋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馬然馬之於物所以遂其性者雖係乎人之養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神以相之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臆息壯哉此成周所以有四時之祭而其祭也又各

因其祭而有所攻執簡習焉不徒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以之治人雖畜類之賤亦無不然此治古之政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今

國家每歲春秋太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州縣皆立馬神廟亦周人意也但所謂執駒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政尚缺焉誠隨其時舉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則馬得其養國賴其用矣或曰春之執駒秋之臧僕冬之講馭夫無非馬政也而獨於夏之攻特謂之頒何也蓋特之為言牡也

攻之為言治也鄭司農所謂驟之是也韻書驟

摑也

俗謂之駒

馬之駒者春則拘執之使其體全而

不傷其血氣馬之特者夏則攻治之使其性馴而不至於蹄齧是以所牧之馬者神全而力性馴而質良然後簡擇其飼養之人練習其駕馭之卒此所以獨謂之頒也意者六馬之中惟種與駕有牝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歟不然所謂特居四之一者牝多而牡少其牝之多如此將實之何所也

趣馬

趣者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音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吳澂曰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為六等也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叙而頒之也居謂牧牙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適飢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牙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廐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主買賣者二人徒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助醫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醫也

散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賣也之入其布泉也泉于即錢也校人

賈公彥曰巫知馬崇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吳澂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乘治之者謂驅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

臣按先儒謂巫所以通鬼神醫所以寄死生非但於人為然而於畜類亦莫不然也周官設巫馬之官專掌疾馬而乘治之乘治云者蓋以馬之疾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然驗而療之

也其職雖主於乘治然其以藥而攻馬之疾者則有醫四人焉巫馬不過禱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專主於巫禱也

本朝設馬神廟太僕寺及州縣皆設獸醫蓋得周人意也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專主馬病乞下太醫院校正刻板頒布有司俾專其業者講而用之則馬無有不得其死者矣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文曰頒之者授圍者以牧地孟春焚牧地以除

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牝牡也

賈公彥曰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

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馬

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非小吉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脩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

農種穀牧于坳野豈不以農政既脩則馬政自舉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為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立為厲禁政令異日欲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以上牧馬之政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二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駢句

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

句圉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鄭玄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駢始教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駢之